

咸安政改

——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

宋亚平 著



一个经历曲折、有点另类、备受争议的传奇人物

与吕日周、仇和齐名的改革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获得者

“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得主

担任湖北咸安区委书记期间,推行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撤销乡镇“七站八所”……十四项改革一共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但整个社会秩序一直保持稳定。既有霹雳手段,又不乏以柔克刚。大刀阔斧,风生水起,湖北震动,全国震动。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咸安政改

—— 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

宋亚平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咸安政改: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宋亚平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 - 7 - 216 - 05946 - 6

- I. 咸…
- II. 宋…
- III. 体制改革—咸安市—文集
- IV. D676.3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055 号

咸安政改

——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

宋亚平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326 千字
版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数:1 - 6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946 - 6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8.75
插页:3
印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解读宋亚平(代序)

赵根旺

一 无关宋亚平

老实说,对于宋亚平,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我,与他素昧平生,虽然也工作在祖国的中西部某县。他是管理着数十万人口的一堂堂区委书记,而我是属于另一个百万人口县的那百万分之一。所以,没有与他对话的任何条件,也没有与他交流的任何心理冲动。

宋的区,其实也是一个县,跟中西部地区的任何一个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把他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来看待,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

但是,对县委书记,我并不陌生。

当了近二十年的干部,当然知道县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尤其近十多年,我从县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干事,到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再到县直部门的主任,然后是一乡之长,再后是另一个镇的书记,从不同的工作岗位,远远近近地接触过我所在县的好几任县委书记。

机关大院里行政级别等级森严、上尊下卑,下级只能安分守己地工作,在这种规则之下,我和绝大多数的普通干部一样,与高高在上的县委书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空间距离和无法亲近的心理距离。

浸淫日久,作为一个下属,对于掌握一县之内绝对权力、并且掌握着自己命运沉浮的县委书记,心底生出些许不可名状的敬畏与疏离,应该是很自然的。所以,在我看来,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和我熟知的县委书记们没有什么不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对于县委书记的一点认知。公众呢?尽管各种认识千差万别,但在很大一部分人群的心目里,多年以来,村级支部书记就是史来贺、吴仁宝、甚至包括禹作敏为代表的“智慧农民”的形象。近些年来,乡镇党委书记就是董阳、李昌平、陈文胜为代表的“落难英雄”的形象。

那么,县委书记又是以谁为代表的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形象呢?焦裕禄吗?似乎太过遥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组部命名的“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吗?早已经时过境迁了。陈光?夏一松?好像也只是昙花一现。倒是不断见诸报端的“出了事”的县委书记,时不时地被人骂上几句。

种种机缘,宋亚平,咸安区委书记,走进了我的视野。

二 有关宋亚平

知道宋亚平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常看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崔永元请了宋亚平做嘉宾。还有《面对面》的王志，与宋亚平也有过一次听说很轰动的对话。节目的具体内容虽然已经淡忘，但是这个区委书记搞了个“干部下海”，倒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正在县委办公室参与起草一份文件，核心内容是在全县党政干部中实施“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干部在岗做日常工作，三分之一的干部外出招商，三分之一的干部下乡驻村。据我县领导说，“三三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外地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些秘书们的认识里，这个“三三制”，形式大于内容，作秀多于实干，宣传意义胜过实际价值。不过，我们没有胆量对此质疑，而只能竭尽全力地论证其重要性、必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现在，突然看到竟然有县委书记把大批干部的工资停掉，然后一纸文件把他们轰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谋生，这比“三三制”要求干部带薪到沿海地区招商引资彻底多了，也刻苦多了，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将信将疑的同时，懵懵懂懂地觉得也许领导是对的，毕竟岗位不一样，层次不一样，认识问题的深度广度不一样，总之，水平也不一样。当时就想起了《曹判论战》里的一句话来自我调侃，所谓“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县委书记都是“肉食者”，而我等当然是“素食者”，不敢自视曹判。

但是，我的大脑里从此也就储存了这么一个宋亚平：

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驱使干部，甚至随便一个决定就改变大批干部人生命运的区委书记；一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喜欢剑走偏锋，以奇招怪招制胜，个性突出，特立独行的区委书记；一个有点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善于借助媒体炒作自己的区委书记。

再次碰到宋亚平这个名字，是在那部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里。在为这本书所震撼的同时，也为作者以偏概全地批判甚至丑化乡村干部感到无奈和叹息，因为那时我已经到了一个乡镇去工作，自认为还是了解乡村的。就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突然出现了一段内容，以探索农村改革而闻名的湖北省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向税费改革专家何开荫讨教，何开荫畅谈自己对农村改革的宏大思考，宋亚平结合自己的改革实践与何开荫深入交流，两个忧国忧民的改革志士，青梅煮酒纵横捭阖。读到这里，这本书戛然而止，竟然令我生出莫名的感慨，唏嘘不已！

这才知道，宋亚平不只是一个敢撵干部下海打工的书记，而且是一个热衷农村改革的书记。

以后，在县域经济论坛里，看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关于宋亚平咸安改革的资料。

由此知道，宋亚平可不是一个一般般的区委书记。这不光是说他的经历独特和个性鲜明。

由此知道，咸安改革乃是这个领域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关注者中，上不乏机枢政要，中有诸多专家学者，下有无数基层干部和群众。

而且，这个改革通常被称为“咸安政改”。

“咸安政改”所涉及的，正是和我一样的那些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感同身受。套用一句

流行语：“都是这个宋亚平惹的祸。”

三 事关宋亚平

知道“咸安政改”，也没有使我对宋亚平产生更多的兴趣。毕竟他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区委书记，而且后来又官拜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而我只是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普通乡镇干部。

看了他和“咸安政改”的一些资料后，心里说：这个人可是真能折腾啊！然后又觉得他与别的县委书记还是不太一样的。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他是我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我们这里将会怎么样？或者我是他那里的一个乡镇干部，我本人将会怎么样？

尽管这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可是，对于身处乡镇第一线的我来说，这样的问题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也绝不是可问可不问的。

我有理由认为，类似“咸安政改”的风暴，迟早会刮向我和我周围的同事们。

到那时，我们能不能理解改革？敢不敢迎接挑战？会不会站稳脚跟？

终于，风起云涌般的乡镇综合改革还是到来了。在耳闻目睹并且亲自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乡镇改革成为心底里的一组异常敏感的字眼。

有一天，县域经济论坛的版主发布了一个公告，鼓动大家向“县市改革家”宋亚平提问，以便汇总后采访他本人。

大家的问题五花八门，有的还异常尖锐。

不过我觉得，他们多数是在以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宋亚平，挑剔宋亚平。尽管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相反倒可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因为“咸安政改”必须经得起比这些提问更为严峻的历史的检验，这些提问又算得了什么！

也有乡镇干部结合亲身体会，就改革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或怀疑，或诘问，或反驳，不一而足。

我不知道宋本人是否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是否愿意毫不回避地回答这些问题。

但我一直没有提问。我在想，“咸安政改”，第一就其空间而言，已经不是咸安之事。第二就其时间而言，已经不是陈年旧事。第三就其内容和意义而言，已经不是当初宋亚平本人掌握之中的所谓“咸安政改”本身了。

事实上，“咸安政改”已经和正在波及全国，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进行中的乡镇综合改革，说起来也许与千里之外的“咸安政改”都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我敢说，这一切，绝不是宋亚平所能左右的！

但，咸安区委前书记宋亚平，无疑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始作俑者之一！

我当然无需坦白自己面对这些改革时的真实心迹，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可能也不会有人对这些感兴趣。因为这是来自中央、面向全国的重大改革举措，一个人的感受绝对是不足挂齿的。

然而，草就乡镇综合改革最初蓝本的，有宋亚平；揭开全国乡镇综合改革大幕的，有宋亚

平。而我，作为被动地卷进这场改革大潮里的千千万万个无名小卒中的一个，我代表自己，怯怯弱弱地问一声“为什么？”想来不算过分，不至于让宋亚平感到难堪吧？

四 且问宋亚平

一旦明白了宋亚平的一番作为，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乃至人生命运后，一向对于县委书记敬而远之的我，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颇有诛心之论的问题：

“宋亚平，你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发动了这个把我一介小干部卷入其中的所谓“咸安政改”，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动机？

我还有个旁敲侧击的意思是，你一个普通的区委书记，怎么就把全国县委书记们的事情都给操纵了？

我当然还要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姿态质询他：当你有意无意地实施创造咸安历史的伟大行动的时候，你想过没有想过要对我们这些小人物负责？想过没有想过要对咸安之外的更大范围的地域以及一个阶段的重要历史负责？

我的提问大概如下：

一个县委书记，以自己一己的好恶，甚至以自己为样板，妄图把全县干部（人民）塑造成自己或者自己理念中的那种人。

做这样玩全县干部（人民）于股掌的事情，却假以改革的名义，挥洒着一县之内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力，还要作出一副慷慨赴死的悲壮姿态，在赢得美名和美誉，满足了现时权欲的同时，又为升迁奠定了政绩和舆论的强大基础。

不仅如此。其一，你是绝顶聪明的中国历史专业的好学生、好硕士、好博士，你的目光洞穿历史。其二，你在体制内外都混过，在体制外时你沉潜到了社会最底层远远地观察它，在体制内时你混迹于体制的最中枢亲身地体验它，你从两个方向上，去认识和把握这个体制，这是别人不曾下过的功夫。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你用历史学者锐利毒辣的目光，解剖这个体制之后，自认为具备了玩这个体制于股掌的能力，而所谓的咸安改革，就是你的大显身手，甚至也许只是你的小试牛刀。

在这个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可以有很多选择。你的选择无可厚非，关键是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



因咸安政改，宋亚平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奖

能否自问,你的这些改革,距离先贤讲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多大距离,一是在任当时的初衷与此有多大距离,二是而今回头看看实际效果又有多大距离?

我一个小人物,面对的是我素来敬畏有加的县委大书记,那么,我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无伤大雅!

五 且读宋亚平

我根本就不指望自己那几句刺人耳目的话能够送到宋亚平的面前,也不奢望县市改革家宋亚平会对我的语带讥讽的提问作出正面的回答。以我对县委书记们的了解,他们也就是一笑置之,更何况已经高就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的改革名人呢。

所以,问则问矣,问过即止。

设想中的一问一答式的采访想来也不会有多大的新意,无非比此前见到的那些采访文章更加系统更加严密一些。一是因为事过数年,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梳理;二是因为他目前的敏感身份和所在的特殊的“官场”位置。

然而,大出意料。

忽一日,意外地读到了一篇名为《咸安政改的前因后果》的长文,而且这才仅仅是这个长文的一个开头而已。

粗粗翻看,我已经意识到,当事人宋亚平是要按照一部书的架构来全面回顾、思考和总结“咸安政改”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部以介绍改革历程为经、以阐述改革内容为纬、以反思改革为本的书,既节制理性,又激情磅礴;这部说不清楚算什么文体的书,读起来并不枯燥生涩,甚至还有点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

细细读来,发现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对于“咸安政改”有关提问的回应解答了。

第一,这是宋亚平为政咸安历程的个人报告,虽然它不是工作述职的公文。

第二,这是一个区委书记县域执政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虽然它没有学术文章的生冷面孔和规范体例。

第三,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区委书记个人独特形象的白描和生动写意,虽然它根本不是一部文艺作品。

现在,读着这本书的前边几个章节,“咸安政改”的那些细节述说,对我而言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漂浮在脑海里的问号渐渐集中到这么几个题目上:

为什么是咸安而不是别处?

为什么是改革而不是别法?

为什么是宋亚平而不是别人?

如果说咸安是当时的一个客观存在的话,那么,到底是宋亚平选择了改革,还是改革选择

了宋亚平？

如果是宋亚平选择了改革，那么，改革凭什么被选择？

如果是改革选择了宋亚平，那么，宋亚平凭什么被选择？

归根结底，两个问题吸引着我的阅读兴趣，一是“咸安政改”背后的那个属于区委书记宋亚平的执政逻辑，二是把握这个执政逻辑的区委书记宋亚平的所作所为。

六 宋亚平逻辑

“咸安政改”的背后，宋亚平的执政逻辑是什么？

一个区委书记在咸安工作，怎么就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咸安政改”？

宋亚平初到咸安，在刚刚揭开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三句话：“一要致力于咸安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二要致力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三要致力于干部队伍综合素质与整体形象的明显改观。”

他没有说他要致力于改革。

宋亚平面面对咸安乱局，先是“探究病灶”，然后用心良苦地提出“化风险、打基础、求发展”的九字方针。他亲自执笔写了一篇解读性质的文章，告诉大家“九字方针”是一个完全符合咸安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发展战略思路。

他的方针里也没有说要改革。

宋亚平说：“谈咸安政改，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问题，而必须紧密联系县域经济、县域政治、县域社会的具体实际来有机地展开。”

宋亚平说：“根本目的是化解历史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为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繁荣发展开辟道路。”

很清楚，在所谓的“改革家”宋亚平看来，改革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他只不过是要用改革来解决他和咸安所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他只不过是要用改革来实现稳定咸安、发展咸安、推动咸安进步的治县理想。所以，他正告别人：“一个地方到底怎么改革才好，绝对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而是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紧密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来决定。”

真理都是朴素的。一旦说透，其实非常简单。

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这就是“咸安政改”背后的执政逻辑。

宋亚平所有的理念、思路、决策、举措，包括被用以统揽全局的所谓的“改革”，莫不如此！

明白了这一逻辑，再去解析“咸安政改”的前因后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明白了这一逻辑，再去学习借鉴“咸安政改”的经验，不就抓住根本了吗？

反之，不明白这一逻辑，或者自以为明白，却从来不曾真正地按照这一逻辑办事，又岂能弄懂“咸安政改”的内涵？学习借鉴“咸安政改”的经验，又焉有不败之理！

宋亚平治咸安，循此逻辑；哪个区县书记，治哪个区县，能够背离这一逻辑？

放开想去,多少事情成功的经验,多少事情失败的教训不在于此?

实事求是,容易吗?实事求是,难吗?

七 宋亚平作为

因为改革,宋亚平被众口一词地称为“县(区)改革家”。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盲目的热捧,其实是看小了作为区委书记的宋亚平。

宋亚平固然主持了轰动一时而且影响深远的“咸安政改”,他因为改革而出名。但是,改革不是他的一切,改革也不能涵盖他的一切。改革只是他促进咸安发展的手段,尽管改革是他不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手段。

改革是什么?往大里说,改革是我们国家近三十年来的总路线、大政策。往小里说,改革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口头禅。

在中国,谁能说他与改革没关系?作为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谁没有或领导或推动或参与改革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那些和宋亚平一样的县委书记们,主持着一个县域的大政,掌握着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与总理并无二致的权力,一般幅员数百上千平方公里,动辄数十上百万人口,仰承宏观、俯察微观,上连国计、下系民生,身在中层、顶天立地,是无可置疑的国家柱石和百姓脊梁。

处在我们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操持着一个县域的复杂局势,对于他们而言,改革是权力,也是职责;是重担,也是工作;是事业,也是使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所以,宋亚平搞改革,实在不是一件什么稀罕事。这本来就是区委书记的职责所在,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承担的这份职责。

宋亚平以自己区委书记之职,在自己的任期内,想方设法,包括充分运用改革的办法,开创了咸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这就是宋亚平的全部作为。

所以,与其说宋亚平是县区的改革家,毋宁说宋亚平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区委书记。

我不能说别的县委书记不优秀,但是,我不得不说,宋亚平,一定是这些优秀县委书记当中的佼佼者,就因为他真正地做到了尽职尽责。

该他做的,他都做了。除了其他种种,他还特别苦心孤诣地搞改革,而且把改革做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咸安政改”。

在今天,为什么搞改革的宋亚平竟然成了稀有动物,以至于非得用“县(区)改革家”的头衔,才能肯定一位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县委书记呢?

八 宋亚平符号

因为要实事求是地突破咸安的发展困局,所以宋亚平选择了改革。因为要尽职尽责地解

决咸安的发展难题，所以宋亚平选择了改革。

是这样一种三位一体：咸安 + 改革 + 宋亚平 = 咸安政改。

“咸安政改”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宋亚平个性色彩的改革，他掬取自己独特的心智，张扬着自己不可遏制的激情，演绎了一幕席卷咸安的大戏。这出戏唱出咸安、唱到全国的时候，宋亚平就成为一个特定的符号了。“咸安政改”的符号，这是一个改革的符号，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符号，这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符号，这是一个勇于担当的符号。

宋亚平的一鸣惊人和大红大紫，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此。

宋亚平的意义，也在于此。

凭这些，宋亚平就堪为县委书记这个群体的楷模！

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县委书记中的一个异类！

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些年，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弥漫全社会的“改革倦怠症”和改革者“边缘化”是不争的现实。

我们常见的是，要么把改革悄悄地甩出自己的职责外，以求平安和稳定；要么高唱改革的调门，玩出一套又一套的花拳绣腿；实在绕不过去的时候，要么施展高超的太极推手，总能做出变通的巧妙处理；要么就走一个漂亮的过场，把那些硬骨头留给别人去啃。

我们可以看到，在反思改革的风潮里，对改革的质疑往往使改革举步维艰，往往使改革者如履薄冰。

我们切身地体会到，翻烧饼式的运动式的折腾式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所以，此时的宋亚平，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毕竟，改革，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至少是重要主题之一；毕竟，面对现实的许多无奈和不足，也只有改革才能带给我们机会和憧憬；毕竟，真正勇于改革，并且能够成就改革的所谓“改革者”，还远远没有达到俯拾皆是的地步。

中国可以没有宋亚平，可以没有“咸安政改”，但是，可以没有改革吗？可以没有改革的勇气和精神吗？

所以，即便忽视了“宋亚平符号”所蕴含的那些本来意义，仅仅作为一个改革符号，宋亚平也是一个感叹号，具备某种不可忽略的警醒作用。

九 理解宋亚平

当我被宋亚平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回忆所吸引，而且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走近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区委书记时，我承认，我被县委书记群体中的“这一个”所折服。

我想说，这样的县委书记是令人敬重的。

但是，在审视和挑剔的目光中变得异常另类的宋亚平，可能感到的更多的是孤独。

也许，作为“咸安政改”的符号的宋亚平，既然掀起过那一场风浪，那他就活该接受这一切！坦然地直面这一切！

但是,宋亚平的符号意义一旦被随意地放大,他就不再是“咸安政改”的宋亚平了。

所以,在针对宋亚平和“咸安政改”的大堆提问里,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多少有些强人所难。我说的包括我自己。

这么说,不仅是要以平常心对待宋亚平,给他一个公道和宽容;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是认真的,那么,在现实的环境条件下,对待一个真正做事的人,特别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官员,我们就不能不把个人的感情好恶暂时搁置,而只能采取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尽管在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在世态人心喧嚣浮躁的今天,说这些可能有点近乎迂腐而令人不屑,或者颇有某种嫌疑而遭人侧目。

我想,真正关心和研究“咸安政改”,就不能不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宋亚平。

有两个最具代表性,也是我曾经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我自己对宋亚平的解读中,已经有了结论。我想,我可能不再需要宋亚平的答复了。

这两个问题是:

咸安,作为宋亚平的一亩三分地,他在这里殚精竭虑,摸爬滚打,取得了令他欣慰、令组织满意、令多数群众认可的好收成。他挂冠而去。咸安还是那个咸安,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是耕种的人不再是宋亚平,新一年的收成会是怎样?

我想,那不好说。你不能让宋亚平负责,因为宋亚平只是那个时候的区委书记。

有道是,历史的人,只能干历史的事。

宋亚平在咸安一亩三分地独创的精耕细作的经验,被人冠之以“咸安政改”的名字,广泛传扬。在别人家的土地上会是什么样的收成呢?

我想,那也不好说。你同样不能让宋亚平负责,因为宋亚平只是咸安的区委书记。

有道是: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也许,宋亚平之后的咸安,依然收成不错。

也许,宋氏耕作法,处处好收成。

但愿如此!

我敢肯定地说,那不仅是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的愿望,也是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宋亚平的愿望;那不仅是“咸安政改”的肇始者宋亚平个人的梦想,更是我们所有人的大梦想!

十 追问宋亚平

在一定程度上,宋亚平的文字颠覆了我对他甚至整个县委书记这个群体的固有认知。

如果说,这是理性使然,那么,理智也告诉我,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他毫无批判的全盘认同和一味盲从。

也许正是基于对于他的全新理解和感悟,一些新的想法也油然而生。

我想再问:

“写书的宋亚平,又是为什么?”

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可以说很多,比如总结经验提供鉴戒云云;不便明说的想法也可以理解,比如树碑立传澄清自己之类。我想问的是:除了那些得意的成功之举,宋亚平能够毫不隐讳地袒露改革中的所有败笔吗?尤其是那些由于他的主观因素、众所周知的体制制度因素和难以撼动的社会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失误和错误,以及这些失误和错误所导致的遗憾、后果和后遗症,他有足够的勇气——道来并作出剖析吗?

除了见仁见智的正常争议,无可否认的是,在咸安、在湖北、在全国许多效法咸安改革的地方,的确有一批人为改革作出了牺牲,尤其是那些身在基层、忍辱负重、却没有多少话语权的乡镇干部,再一次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作为他们当中侥幸留下的一员,我理解、同情他们的苦闷和委屈,而且一点也不亚于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与支持。作为当年“肉食者谋之”的宋亚平,也许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但是,世易时移,此时此刻的宋亚平是不是能够听进他们的辩白,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除了改革的巨大风险和必然的付出,改革者的收益也是有目共睹的。宋亚平最终功成名就,得以提拔重用,不能说与“咸安政改”毫无关系。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同历史与现实多数改革者的悲剧相比较,留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咸安政改”已经成为过去时,而它所引爆的乡镇综合改革似乎方兴未艾。今天的宋亚平,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期待,在远距离地回溯那段难忘的历史,来写作这本足可作出多重解读的一本书呢?

书还未写完,我不知道在稍后的阅读中,宋亚平能否针对我的这些追问,给出答案。

其实,给不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是宋亚平,还是宋的同道们,甚至包括我们每一位读者,都要面对未来。而未来不会也不应该是历史上“咸安政改”的简单翻版,而是经过沉淀升华、经过自我扬弃、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升级版、创新版。惟其如此,宋亚平写作此书,才是对历史和未来的真正贡献。

昔年“咸安政改”余波犹在,而今乡镇综合改革如火如荼。

宋亚平蛰伏已久,旧话重提,无疑是厚积薄发,产生出振聋发聩的效果;这本书横空出世,反观历史,应该说生逢其时。

宋亚平想让历史告诉未来一些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作者系河南省新郑市城关乡党委书记,摘自《市县领导参阅》总第83期)

1 咸安政改,是非曲直任人评说 /1

对于当初那场曾经轰动过全国的“咸安改革”,赞赏也好,咒骂也罢,是非任世人评说,成败让历史检验。我算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2 初到咸安,那令人头皮发麻的混乱局面 /11

我走马上任前夕,咸安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工厂被淹,农田被毁,10万群众无家可归。更令人揪心的是:城乡经济贫困,社会矛盾纷繁,政府债台高筑,财政人不敷出。

3 探究“病灶”,发展不够的原因在哪里 /19

为什么“发展不够”?我认为深层问题与根本症结就在于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和我们干部队伍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这三个“不够”必然导致咸安发展不够。

4 “九字方针”,脱贫解困的路线图 /26

正当大家揣测将有一篇充满豪言壮语的“就职宣言”时,我却极为谨慎地推出了“化风险、打基础、求发展”方针。有人嘲讽地说:一个“求”字,即看出新书记不是干大事儿的人。

5 关闭基金会,果断平息金融风波 /33

巨额亏损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爆发兑付危机,内部人贪污、挪用、卷款逃遁

等丑恶“黑幕”被撕开,血本无归的储户群起上访。王槐生说:此害不除,咸安便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6 “五保合一”,创建社会保障体系 /44

我对区长讲,政府目前最为重要、最具基础性、而且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尚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尽快建立起一个低门槛、广覆盖、费率适度、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7 “减肥瘦身”,构筑精干效能政府 /57

计划经济时代传承而来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和“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恰好是当前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的遗传基因。要消除“浮肿”,就必须放弃不该拥有的权力与责任。

8 “干部打工”,触及灵魂的锻炼过程 /78

不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改革与发展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我向区委建议,选派干部到沿海去自谋职业,打工磨砺两年,定能脱胎换骨,造就出一批冲锋陷阵、刺刀见红的“子弟兵”。

9 整肃规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97

“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行政规费征管制状态,往往与“五乱”狼狈为奸,引发各种违法违纪事端,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规费征管不改革,就没有投资者敢到咸安来。

10 工业“试水”,富财政还是富百姓 /117

我不反对县域经济走“一主三化”的发展道路,但在一边倒的热浪前,必须冷静地思考当前工业化、城镇化的现实可能性和可行性,并妥善解决好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1 “三农”突围,迈向小康的必由之路 /141

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一直是阻挡我们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天堑”,也是导致农业现代化严重“缺氧”的“高原”,又是迟滞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步伐的

“软基路面”。

12 教育脱困,让公平正义普照大地 /164

在“分级办学”体制下,贫穷的乡村早已承受不起农村基础教育的沉重压力。“民营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路子,更是成了掩人耳目的“遮羞布”和巧取豪夺的“方便门”。

13 税费改革,一场透彻淋漓的春雨 /188

以“少取、多予、放活”为核心目标的税费改革,让“雷鸣电闪”了多年的农民减负问题终于下了一场透彻淋漓的春雨,并在广大农民心田里滋生出一片“重整河山在今朝”的热切期待。

14 “三办一所”,领跑全国的乡镇改革 /217

面对乡镇政府管理功能软化、虚拟化和干部队伍思想混乱、行为迷茫的各种“病症”,乡镇政府往哪里去?基层干部怎么当?农村工作如何做?这是亟待解决的大难题。

15 “以钱养事”,社会化的公益服务体系 /243

以传统的“七站八所”为载体的农村公益服务体系,由于体制机制上的“顽疾”,早已“线断了、网破了、人散了”。新办法是:培育和依靠社会化力量,公开招标,购买服务。

咸安改革:寻求体制的突破

——兼论一些“改革明星”的创新之道(项继权) /274

宋亚平简历 /286

咸安区简介 /32

咸安区行政区划图 /216

1 咸安政改,是非曲直任人评说

对于当初那场曾经轰动过全国的“咸安改革”,赞赏也好,咒骂也罢,是非任世人评说,成败让历史检验。我算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咸安区即原来的咸宁县,已经具有 1800 多年的建制历史。

1983 年咸宁县撤县建市,变成县级咸宁市。1998 年,湖北省咸宁地区宣布整体“撤地建市”,建立咸宁市,原县级咸宁市旋即被改为咸安区。

咸安区地处湖北省东南部,背靠巍巍幕阜山,面临滚滚长江水,北距武汉 80 公里,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冲。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北伐战争”中,由叶挺将军指挥的著名的“汀泗桥战役”就发生在此地。1999 年我调任咸安区委书记的时候,曾经专程来到这个面貌至今仍然保存得相当完整的旧战场凭吊,竟发现国民党、共产党里面后来的许多元勋与上将,在当年这支“铁军”队伍里的官阶,仅为一群小小的排长、班长而已。抚碑凝视天涯处,一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沧桑感觉油然而生。

全区面积为 1501 平方公里,耕地 42 万亩,山林 108 万亩。总人口 46 万,其中农业人口 35 万。下设 10 个乡镇、2 个办事处、262 个行政村。虽然此时的农村随着“撤地建市”的成功已于一夜之间“跑步”进入了城区的行列,许多纯粹的农民也由此当上了城镇“居民”,但“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打渔的照样打渔,种粮的照样种粮”,农业县域的“庐山真面目”几乎没有一丁点儿的变化。2002 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时,中央政府采取按统计上报的农村人口数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咸安区因而每年少得国家财政补贴数百万元,干部群众大呼“吃亏”。省财政厅厅长罗辉同志安慰我:吃亏的也不只是你咸安,类似的县市区,湖北还有十几家呢!

作为粮食主产区,咸安不仅在“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市场经济时期,也一直遵循着上级政府的指示,尽心尽地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只要在市市区基层工作过的人们都知道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农业大县,往往也就是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多年来,咸安区便是湖北省 38 个贫困县之一。1998 年,咸安区本级可用财力仅为 5374 万元,